

雙城記

何冀平

從北京「東來順」帶回來燒餅和手切羊肉，手切羊肉是這家老字號一絕，分手切、上腦、少腦、黃瓜條，是羊身上最嫩的部位，吃到口裡又香又軟沒有一點筋，又有嚼勁。東來順的燒餅比一般外面賣的燒餅要小，價錢較高，外面手掌大的燒餅賣一元，它家手掌心大小的一個賣二元，且不放太多芝麻醬、油和花椒鹽，芝麻飽滿撒得均勻，它是配涮羊肉吃的，不能搶了肉的味道，是地道的北京燒餅。

燒餅真可稱為「國點」，因為它南北都有，沒有地方性，不像泡饅的鍋盔，西北的攤饅，新疆的烤饅特色分明。那年拍戲住在台北，就在酒店旁邊，近東門的那條街上有一家燒餅舖，叫「老馬家」，聽說以前開在「陸軍供應司令部」門口，看來和老兵不無關連。每天上午十一點就有私家車和人等在馬路邊，專等頭爐燒餅。老闆一家人定是做了幾十年，有全勝不衰的紀錄，一家三口一點不着急，沒有笑迎客上門的容顏，一本正經，黃其上了年紀的老闆娘，一點笑容沒有，一副「吃不吃自便」的派頭。燒餅有夾肉和不加肉兩種，價錢不菲，夾牛肉的燒餅（肉並不多），四十八元台幣，差不多十幾元港幣了，燒餅不過是麵和佐料，牛肉價錢也有限，賣的是手藝。酥脆香鬆真是好吃，等了好一會兒的人有的不顧燙手拿到手就吃，有的大包小包帶走，一爐燒餅一會兒賣清光，

且說燒餅

已經有人站着等第二爐了。這次再去台北，特別住在當年的那家酒店，「老馬家」街面的店門關了，鐵閘一拉冷冷清清，細看，裡面街開了一間館子，正午時分沒有客人，不知道做不做生意，還是不是老馬家的行尊執掌。

南方讓人掛念的有「黃橋燒餅」，黃橋是地名，在江蘇近揚州，曾是市井富庶之地，地方誌記載中只提到河豚和黃橋醋，說是馳名的鎮江香醋都不可及，但我只知黃橋燒餅，不知黃橋醋。再查找，有「王橋燒餅」的記載，是誤傳，還是特登改的，「黃橋燒餅」聽着感性引人食慾。「王橋燒餅」好吃自不必說，價錢很貴，一角錢買兩個，夾肉的一角五分一個，以記錄者那個年代的價錢，一斤豬肉才賣兩角錢，一個夾肉燒餅的街頭小吃要十多兩肉錢，確是貴了點兒，不過，倒是和台北貴價燒餅的「老馬家」不謀而合。

看來，像所有的手工技能一樣，比如寫一紙文章，什麼成本都沒有，單憑一支筆，一張紙，怎麼就能換金換銀，憑的是手藝精良。



■北京燒餅。 網上圖片

隨想

興國

二十多年前從台灣回港工作，朋友帶我去炮台山的香港老飯店吃飯，那是在地下一層，步下樓梯，便看到書畫名家劉海粟為飯店名的題字，但吸引我眼光的，是「九十八歲」那四個字。因為這位書畫家，享年正是九十八，那不就是他生前最後的題字了？

當時的朋友有認識劉海粟的就說，他生日時都不敢順口就說「祝你長命百歲」。長命百歲是我們小時候常常在長輩壽辰時的祝福語，但對九十多歲的長者說，似乎就有點不妥了。

記得我參加第一屆「邵逸夫獎」的頒獎晚宴時，邵逸夫先生是九十七歲，當時我就想，要用鶴壽松齡這樣的賀語來為邵先生慶生才成吧？邵先生是一百零七歲才往生的，他在五、六十歲生日時，有沒有他的親友為他賀壽時祝他長命百歲？那個時候，那個時代，誰會想

鶴壽松齡

到現代會這麼長壽的呢？

月前也出席了一個晚宴，是「饒學聯誼」的成立典禮，饒宗頤這位大學問家，是一九一七年生於潮州的，也就是說，當時的實際年齡是九十九，咱們中國人稱呼的虛齡已過了百歲。如果為他祝壽，也是要用鶴壽松齡的吉祥語了。

邵逸夫和饒宗頤這兩位鶴壽松齡的長者，都是我敬佩的人物。年輕人可能只知道邵先生在影藝事業上的名聲，不一定知道他對中國教育和文物保存的貢獻。我去敦煌參觀那些壁畫時，館長就說，如果沒有邵先生當年的慷慨捐獻，如今看到的壁畫就可能被風沙淹沒了。

饒先生是當代學術研究和藝術創作的一個標誌性人物，他的研究範圍之廣博，在文學與書畫上的創作成就，只要到過港大的饒宗頤學術館參觀，都會驚歎不已。而以鶴壽松齡的年紀，還在為學術作出貢獻的，捨饒老還有何人？

古今談

范舉

波斯尼亞是一個山區之國，首都薩拉熱窩，就在一個美麗的山谷中間，土耳其鄂圖曼帝國長期管治了這個地區，留下了美麗的穆斯林廟宇和建築物。

鄂圖曼帝國非常重視商業發展，提供了一個擴大宗教和經濟影響的政策，如果信奉伊斯蘭教，就可以獲得稅務的優惠，否則就要徵收很重的稅收。這種政策吸引了歐洲地區很多商人到這裡經商，形成了繁華的商業城市。美麗的橙紅色屋頂的建築物，依山而建，還點綴着高高的圓形的穆斯林寺廟的尖尖的塔。

巴爾幹半島被稱為歐洲的炸藥桶，原因就是歐洲的宗教和亞洲的宗教，在這裡爭奪，很細小的一些小事件，立即形成大戰爭，死人無數。薩拉熱窩的山谷，有一條清澈的河流流過，上面有一條非常著名的花崗岩石頭的拱橋——拉丁橋。這就是引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索。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上午十時，塞爾維亞青年普林西普在薩拉熱窩的拉丁橋邊向奧匈帝國的斐迪南大公夫婦射出了兩顆子彈，大公夫婦旋即斃命。

現在，拉丁橋還保存了一個博物館，展出了這次刺殺的新聞圖片、兇手的照片和行兇的手槍。拉丁橋的槍聲，隨即引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接下來的四年中的戰爭中倒下的，還有一百萬塞爾維亞人以及一千二百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喪生的無辜的平民。青年人如果參觀拉丁橋，就可以知道戰爭的恐怖，以及大國為了成為世界第一強國的陰謀詭計，更加明白為什麼

美麗的薩拉熱窩

今天特朗普會搞反對自由貿易區，開歷史倒車，他用什麼策略重建美國的「強大」。

一戰參戰方協約國取得了勝利，包括了法國、英國、俄羅斯、塞爾維亞、黑山、比利時、日本、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羅馬尼亞、希臘、美國。戰敗的一方是同盟國，包括德國、奧匈帝國、鄂圖曼帝國（土耳其）。戰爭使得德意志帝國、俄羅斯帝國、鄂圖曼帝國及奧匈帝國瓦解。美國和日本經濟崛起，英帝國主義衰落。戰爭的背景是，經過了工業革命，經濟及工業化發展催促着當時各國政府爭奪殖民地以取得原料供應地及市場，老牌的工業國家例如英國和法國都採取了保護主義，反對自由貿易。後起的德國認為殖民地太少，原料產地及商品市場不足，實行世界政策，要求重新劃分全球勢力範圍。歐洲的強國瘋狂地進行軍備競賽，準備戰爭，拉丁橋的暗殺事件，不過是同盟國發動戰爭的一個借口。

美國最為蠢惑，他看到了英國不斷發行貨幣，但是作為儲備的黃金不足，極力支持英國貿易保護主義，支持英國參與戰爭，掏空其外匯儲備，美國則宣稱執行孤立主義，振興經濟優先，採取了左右逢源的政策，表示要中立，向兩邊出售軍火，不斷爭取外匯，並且在關鍵時刻，利用英鎊的貨幣危機，使得英國從第一號強國掉下來，美國成為了世界的霸主，日本也乘機崛起。

今天特朗普所推行的政策，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美國的反對自由貿易和大量出售軍火的政策。

采

風

此山中

鄧達智

許媽醫生兩年內，第三次由三聯書局出新書；文筆溫婉清麗，不似讀科學的人。

認識病理科許醫生多年，透過她的良人，從事食材及餐廳業的好朋友伍智聰，那時二人世界，添加兩名囡囡如今四人家族，溫馨得很！

《香港經濟日報》邀請許媽撰稿一段日子之後，有出版社約見出書，馳名愛妻號伍老闆跟我商量、提議；不如與更具規模的出版社合作……

推薦給三聯出版社李安，一拍即合；筆者除了代序，還被邀一而再為許醫生首兩本散文結集命名：

《徘徊生死血肉文字間》

《人間春暖細味杏林情》

來到第三本，在下有心無力，責任交回伍智聰及編輯李安，這次內容側重親子關係，書名平實溫馨《醫生新手媽》。

聽來簡單，旁觀者清，伍許夫婦從第一個囡囡誕生之前便仔細計劃一應教育方式；從奶粉、保母、玩具、日後學校……繁複得叫人頭痛，只有局內人才得明白的細則多似天上繁星。

奧運金牌得主李麗珊出演代言人的廣告上面說：養育一名子女，起碼四百萬港元云云……

看智聰與許媽投資在女兒身上絕對超越四百萬、無形資產以倍計不

醫生作家媽媽許媽

止。一名未夠，為女兒再生一個讓她得個從小一起成長；冤家也好、至愛也好，有弟兄姊妹同成長的童年才算有人氣、有活力的童年。

筆者生長在新界老家族大家庭，單單爸爸所出十六子女，自家媽媽三男三女，二媽那邊五女五男，還有數不完的同房同堂堂兄弟姊妹。像簡而清從前所書：少年負氣，離家出走，走了一天回來，連媽媽都沒多問一句，十多個子女煩死了，一兩個消失半天一日，誰都沒在意！

今天嬰兒出生率極低，個個金箍籠，人人百萬千萬。許媽醫生新書《醫生新手媽》道出作為媽媽的苦與樂，如何養兒成材，做個有用的人，中間文章甚多，正正是新爸爸新媽媽至關注的課題，一書在手，分享為人父母樂與更快樂。



■許媽醫生新書《醫生新手媽》。作者提供

年節到來話陋俗

是站不住腳的，也都有意或無意忽視了這一習俗的本源。據南朝人宗懷《荆楚歲時記》記載：「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春秋》謂之端月，雞鳴而起，先於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惡鬼。」這說明在古代，我們的老祖宗是用燒烤竹節、發出「辟辟啪啪」的響聲，來驅趕怪獸惡鬼的，其本意並非歡樂、喜慶，而是一種深懷恐懼的無奈反抗之舉。如果說這一「傳統民俗」不能改變的話，那麼我們今天不是依舊應該用燒烤竹節的方法，來驅趕「山臊惡鬼」嗎？

也有些誤傳的陋俗，雖無大害，卻能造成精神或文化污染。如在有些地方，流傳着「正月不剃頭，剃頭死舅舅」的風俗，許多人都忌諱在農曆正月裡理髮，即使頭髮長得再長也要等到過了正月再理。其實這種風俗，也完全背離了其本意。原來，在清代以前，人們都認為頭髮是父母所賜，應當保全終生。清朝統治者入關後，下令「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要求所有男子剃掉頭髮，只在腦後紮一條辮子。然而一些恪守民族傳統的人卻堅決抵制剃髮，並私下串聯，每到正月裡大家都不剃頭，還將這個行動定名為「思舊」，即思念前朝之義。隨着時間的推移，人們口耳相傳，「思舊」逐漸被誤傳成了「死舅」。於是便產生了帶有封建迷信色彩的「正月不剃頭」的陋習，一直流傳至今。顯然，這種歪曲其本來精神的誤傳，是對民族氣節的褻瀆，「不值識者一哂之者也。」（魯迅語）

還有一則貼「福」字的習俗，在各地流傳也很廣。春節一到，幾乎家家都要貼春聯，慶賀新年。春聯中，「福」字往往單立門戶，寫得又大又突出。而有些人偏愛把一個好端端的大「福」字倒過來貼，很不雅觀。據說這叫「福到啦！」這一倒「福」就會真的到來。然而，其本源又是如何呢？據說清代有一年除夕，恭親王府的大管家為了討好主子，挖空心思打主意。他知道恭親王最寵愛的妃子稱「福晉」，於是就親手寫了許多大「福」字，讓家丁在府中各處張貼，以期王爺和妃子看了高興。不料那個家丁目不識丁，把大門上的「福」字貼倒了。恭親王看後十分惱火，想鞭答那個家丁。大管家怕連

累自己，急中生智，慌忙跪下謊稱道：「王爺息怒，奴才常聽人說，您和王妃壽高福大造化大，如今大福真的到（倒）了，這是喜慶之兆啊！」一向愛聽奉承話的王爺和王妃聽了，覺得有理，於是不但沒有責罰家丁，還重賞了他和管家。從此，這一倒貼「福」字的錯誤便被當作吉慶的習俗在民間流傳開來。其實，稍有點文化常識的人都知道，這「倒」和「到」的意思完全相反。「倒」有傾覆、垮台、失敗之意。就字面而言，把家中的「福」都給倒了，還有什麼福祉可言？顯而易見，這種文字上的穿鑿附會，以訛傳訛，不但授人以愚，徒留笑柄，還源源不絕的製造文化垃圾。

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也能見到一些因誤傳而產生的陋俗，以其莫須有的「道理」，產生着社會公害。如在許多地方，都有在馬路上傾倒藥渣的習俗，這既有礙觀瞻，又污染了環境。據說這叫「過病」，藥渣被行人踩了，病人的病就會「過」到行人身上，自己就能痊癒。且不說這一做法是何等自私，損人利己，其本源也根本不是這麼回事。經考證，往路上「倒藥渣」之俗始於唐代。有一次，名醫孫思邈在行醫的路上，發現有一堆病家倒在路上的藥渣，一眼便看出配藥成分不當，要出人命。於是他立即查訪到服用此藥的病人，告訴他吃錯了藥，並給他重新抓藥，救了那人一命。從此，一些人便將藥渣倒在路上，為的是萬一吃錯了藥，可讓良醫識而救之。顯然，這與「過病」之說毫不相干。一些古人弄錯了其本意，以訛傳訛，這已經糊塗得可以；而我們一些現代人至今仍執迷不悟，更是荒唐可笑。退一步說，就是為了請名中醫來鑒別配藥成分，也不用不着將藥渣倒在馬路上。因為像孫思邈那樣救死扶傷、認真負責的名醫，如今你到大醫院去請都難以請到，又有誰肯到馬路上去查看藥渣，替病人診病、救命？

民俗是我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好的民俗不但能豐富人們的生活，更能促進社會文明的發展，應當繼承和發揚。然而一些誤傳的陋俗不但對人無益，還能造成公害。對此，我們就不應再以種種理由姑息，而應移風易俗，自覺地加以改造或揚棄！

《阿爺廚房》的意義

精湛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碼子事情。《阿爺廚房》卻帶給觀眾驚喜。宣傳片中的李家鼎穿上功夫裝，一臉一代宗師的氣度轉身面向觀眾。一個鏡頭，即把周星馳在《功夫》中的其中一句名句：「功夫加足球？有得諗喎！」變奏成「功夫加煮燴？有得諗喎！」雖然李家鼎沒有在節目以太極拳搓甜饅頭，或用上任何功夫燒菜，但由一位武師來教煮食，確是甚具貓頭。他教的菜式更是非常吸引香港人。香港人口一來以粵人為主，他教授粵菜自然適合大部分人的口味；二來香港人口開始老化，李家鼎所教的菜式都是這班老香港小時候常吃，但現時很多都不再容易遇上的菜式，自然能一下子便滿足觀眾懷舊的胃口和情懷。

李家鼎本身的表現也值得讚賞。首先，他對烹調和專業確是非常有研究。所謂「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其廚藝工夫（不是功夫）確實了得。還有，他的節目沒有其他主持人和拍檔相聲似的插科打諢，廢話多多。我欣賞他說話簡精，清楚易明，一矢中的。他掌握時間和節奏的技巧甚佳，每晚就實實在在地教晚觀眾四道菜式。一切都是乾脆俐落，絕不含糊，

盡顯武夫氣派。

無線電視其實是臥虎藏龍之地，但管理層只管掘苗助長地將一班演技欠奉的年輕演員轟炸式地推到觀眾面前，卻從沒有用心發掘公司內其他的高人高招。這次《阿爺廚房》牽起了正宗粵菜的熱潮，李家鼎漂亮地向管理層展示他的力量。無線還不快快「捉鹿脫角」？讓我給管理層一個貼士：其中一隻就在眼前的「鹿」正是李家鼎的拍檔譚玉瑛。她既是酒筲箕，亦是品酒專家，何不開一個品酒節目給她主持？



■李家鼎與拍檔譚玉瑛做節目擦出火花。